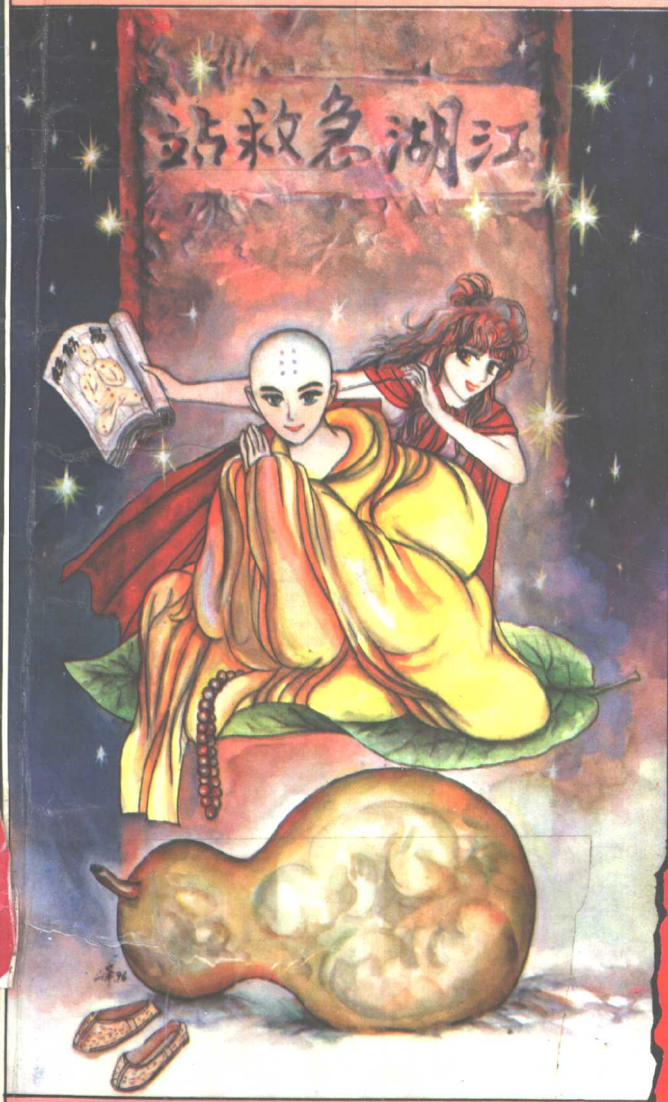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江湖急救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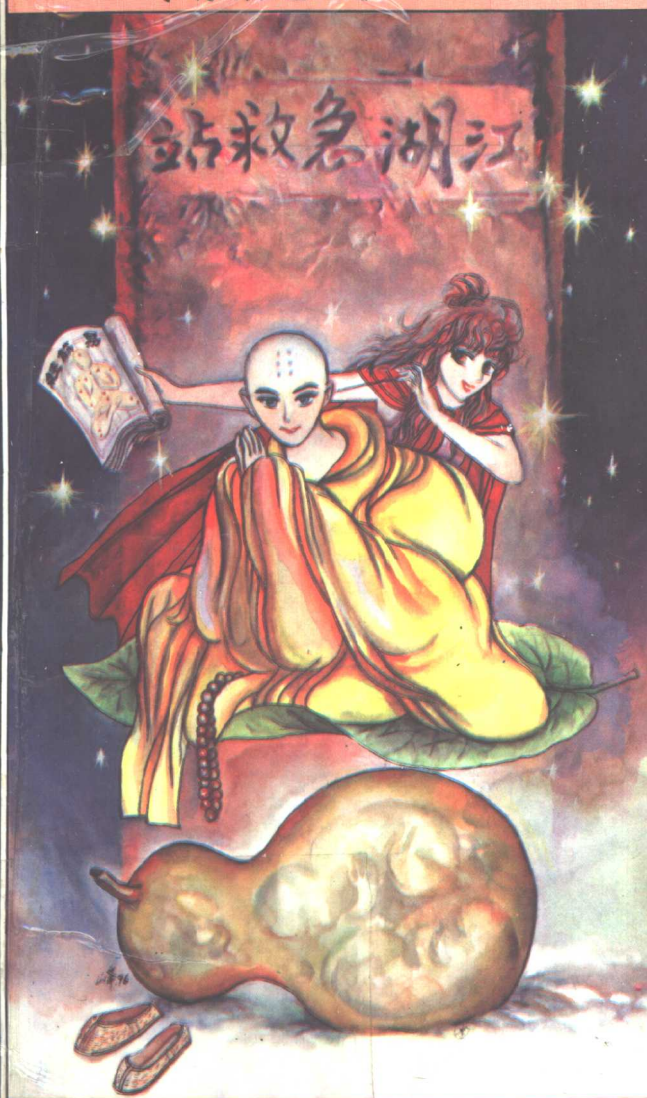
〔台湾〕李凉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江湖急救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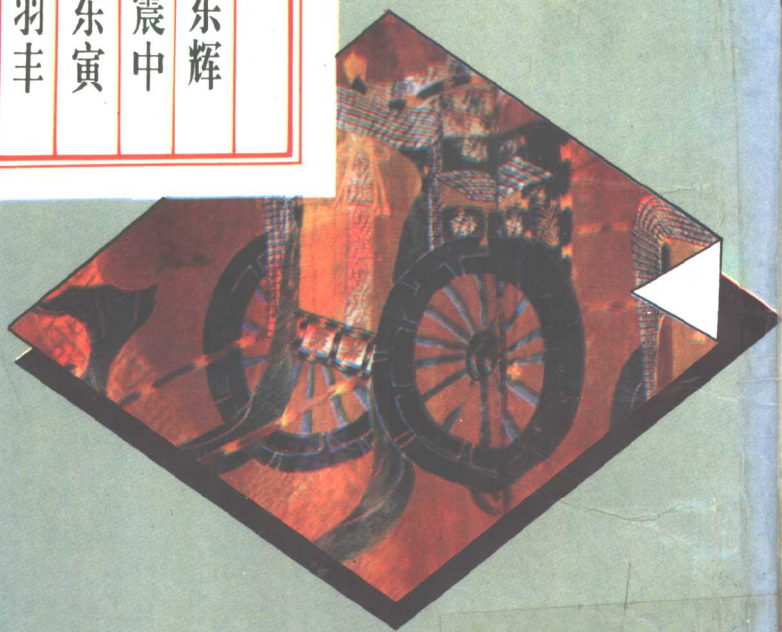
〔台湾〕李凉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台湾皇佳出版社授权 侵权必究

■ 总 策 划：金东辉
■ 版本顾问：赵震中
■ 责任编辑：赵东寅
■ 封面设计：郭羽丰



图字:07-1995-037 ISBN7-80599-529-X/I·159

定价(平装):28.80 元

江湖急救立

中

李凉谐趣系列② 延边人民出版社

江湖急救站

下

李凉谐趣系列

②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第十二章 阴阳门

他那把剑只两指宽，剑身泛灰，却冰冷森森，锋利无比，的确是把杀人好剑。

他冷喝：“让你三招。”

刘吉冷喝：“我再让你三招，一共六招。”

他想，自己短刃匕首，根本不适合攻击，倒不如让对方攻来，直砍他措手不及，胜算自大。

仇天悔冷笑：“够狂！”

“你都能狂，我为何不能狂！”

“有种！”

“刘千知儿子，当然有种。”

“好，我就让你口服心服，让三招是你不要，怪不得我！”

仇天悔猝然目射利光，森森冷剑奇怪无比刺出。

那招式毫无出奇，单只一个“快”字，快得匪夷所思，快得人瞧不清、摸不着，似幻影般感觉不出。

它的确最适合杀人，也最有效。

刘吉暗自惊诧，若非自己早有防备，且服下妖龙内丹，功力大有进步，想躲此快剑谈何容易，难怪对方除了父亲，几乎未曾失手过。

眼看快剑刺向咽喉。

他猛地左闪，避得轻巧，匕首立即反砍过去。

每砍一刀即念一句：“锵锵锵锵锵！让六招，砍六下！”

只见那匕首砍得比什么都快，一连六砍，登时砍下利剑六段之多。

仇天悔哎呀惊叫，猛地抽回，利剑竟然只剩剑柄。

他怔怒不已：“你要诈？”

刘吉呵呵笑道：“既是玩命，谁还跟你耍诈？来呀！六招已过，接下来才是真正决斗开始。”

他摆出架势，一脸捉笑不断。

毕竟杀手利器变成剑柄，那模样就像突然发现自己变女人似地，打死他都不肯相信。

仇天悔失去兵刃，锐气顿挫，恼羞成怒，哇哇斥叫：“耍诈家伙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他想攻击，却又不知如何杀敌。

气得团团乱转，就快发疯似的。

刘吉见状笑道：“怎么？让你六招，便投降了？你再不出招，我可要出招了，真是，明知没利剑，根本无法动手，何不带十把在身上，到时岂非随时可用，毫不缺货！”

仇天悔哇哇斥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此剑乃北海精铁打造，锋利无比，且轻重适中，实不可多得，你却毁了它！实在可恶！”

刘吉道：“毁了便毁了！我是你敌人，又非你朋友，难道要跟你一并坐下来研究把它接回去？呵呵，你若想接回去，我倒有浆糊，是否要试试？”

仇天悔嗔怒厉喝：“臭小子敢损我？”

他哪受得了冷言冷语，登时以剑柄挥刺过来。

他虽然兵刃被折，但功夫仍在，猛地刺来，照样气势逼人。

刘吉早就算准无刃之剑有若无牙老虎，只能耍耍威风罢了。

了。

猛地装腔作势，故意一个闪失，哎呀一声往前倾倒，身形不稳之际，突又哎呀惊叫，脸色大变。

原是那剑柄已抵住咽喉！

他两眼翻白，挣扎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好狠的剑法……呃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两眼一翻，栽倒于地。

仇天悔登时怔愣当场，不敢相信剑柄亦有此威力，猛地瞧及剑柄与刘吉之间，他虽然狐疑，可是事实似乎又不能否认。

他不禁自嘲，随又自得笑起：“没想到剑柄也能杀人？难道已练得剑气？”

一旁单不快见状欣喜道：“仇老弟这就对了，不管如何，先宰了敌人，对大家都有利。”

仇在悔冷目瞄他，未置言词，转向刘吉，想到麻烦事，少了剑身，不知该如何切下刘吉拇指。

他说道：“得准备小刀，否则如何砍手指？”

话未说完。

刘吉突然伸出左手；“想砍便砍吧……”

仇天悔登时怔愕。

他赶忙跳开：“你没死？”

刘吉呵呵邪笑坐起：“死了，又复活了！什么烂招式嘛！要是刺穿我咽喉，我还能开口说话吗？”

仇天悔霎知被耍。

他恼羞成怒，厉吼：“可恶！我将把你碎尸万段！”

他猛欺过来，功力尽展，极欲扑杀对方而后始快。

刘吉哎呀不停尖叫，却在东躲西藏之中，不断加以偷袭，惹得仇天悔更是嗔狂，却莫可奈何。

后头单不快见及此情景，心知仇天悔除了杀人剑法，其武功内劲根本不是刘吉对手，此时不逃，尚待何时。

轻喝一声：“仇老弟，在下替你弄剑去了。”

说完，轻功乍展，电掣逃退。

刘吉登时斥道：“王八龟孙，给我回来！”

他想：仇天悔习惯大摇大摆，纵使暂时放弃，他未必会躲起来，何况他一向只在别人侵犯时才加以反击，和老妖人动不动即伤人，罪行较小。如若让他逃走，不知又将花多少时间逮捕。

他当机立断。

喝道：“比赛暂停，等你找到兵刃再说，我一定回来奉陪！”

说完，身形一扭，使出幻影身法，闪开仇天悔，径自追往单不快。

仇天悔哇哇怒斥。

他想追杀，可是想及无剑在手，实是少了什么，只好作罢，嗔喝叫道：“说话算话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要天涯寻仇！”

他已顿足，决定先找到适合兵刃再说。

那单不快自从敷上止血散之后，伤势舒服不少，逃掠起来，更显威力，倒让刘吉追得颇为辛苦。

然再奔过一座山头之后，刘吉仍自追上，他暗自叫苦，忽见山缝间有个秘洞，登时穿掠而入，一闪即没。

刘吉岂肯落后，疾追赶至。

然在闪入内洞之际，突然止步。

原来此洞既深且广又伸手不见五指，躲在里头，有苦针落大海，难以寻觅。

他不禁苦笑，没事哪来山洞，倒让对方得以藏身。

他喝道：“老妖头！出来吧！反正困久了，你还是要出来，

否则准备饿死里头吗？”

里边突然传来单不快谑笑声：“会吗？这里多的是食物，等个一年半载，照样不碍事，有胆进来抓我啊！这是有名的迷宫阵，且看你有无本领破去了！哈哈……”笑声狂且刺耳。

刘吉苦笑不已。

他虽不相信里头有食物，却相信此洞有迷宫作用，想逮人并不容易。

不过，还好，老妖既然开口，表示他还在里头，而且似乎只有这个出入口，只要耗久了，胜算仍大。

他道：“你且自我陶醉吧！待被我揪出来，拉断你耳朵！”

说完，他向天长啸，声传十数里。

单不快怔愕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刘吉邪笑：“当然是找同伴，顺便找猎犬来咬咬你裤裆！”

单不快哈哈大笑：“来啊！来一只杀一只，来两只杀一双，谁怕谁！”

刘吉懒得再回话，趁他说话之际，暗自听声辨位，摸了进去，希望能逮着。

单不快喝叫几声，不见回音，已惊觉状况，不敢再乱叫，冷笑道：“来吧！看谁斗得过谁！”

刘吉不能听声辨位，搜来甚是辛苦，何况逛了一阵，仍觉此洞果真有迷宫效果！只好暂时退去。

方至洞口不久，忽闻猎犬吠声传来，他始招手，只见得李喜金、苗如玉引着猎犬，匆匆忙忙赶来。

见及刘吉，李喜金方自喘气：“要命！一走便是数座山头，差点找不到人呢！”

刘吉笑道：“有猎犬还怕找不到人？”

李喜金道：“它们有何用？一步一步慢慢爬，哪追得上你们

一掠数十丈，注定要累死！”

苗如玉拭着汗水，道：“它们老是往一道山崖狂吠，想爬又爬没上去，我还以为你们在那里，结果，啸音却在此，实在差多！”

刘吉干笑：“本来在那里，后来却转了方向，还好你们不上崖，否则碰上大杀手仇天悔，恐怕吃不完兜着走！”

苗如玉一愣：“他在那里？怎会如此？”

刘吉道：“我哪知这么巧，不过，呵呵，他已是我手下败将，改天再去收拾他，老妖头已逃到这里，咱们想办法把他逼出来便是！”

他指着黝黑秘洞。

苗如玉道：“他怎未跟仇天悔联合作战？若真如此，咱们岂是对手？”

刘吉道：“他可阴得很，见情势不对，拔腿即逃；这样也好，活该他聪明过度落了单，咱们好慢慢收拾他！”

躲在暗处的单不快的心生悔意，当时若联合仇天悔作战，说不定被摆平的是刘吉这可恶小子！

然而时机已过，他只有硬撑，且看局势变化再说。

李喜金道：“躲在里头何用？把猎犬放去不就得了？”

刘吉笑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！放吧！不把他整死，太对不起他了！”

李喜金霎时哼喝。

猛又将绳索解去，六只猎犬狂啸不断，飞命冲入。

刘吉怕单不快动手脚，立即低声喊着“守住洞口”猛地闪身，跟追进去。

那猎犬果然灵狡无比，狂吠中，甚快冲及单不快藏身处。那单不快早有准备。见及猎犬扑来，已抓起准备之石块，疾射

过去。

叭然一声，一猎犬被砸得闷疼唉叫，倒地不起，他见成果良好，登时连砸数块，准备打尽悍犬。

刘吉岂能让他得逞？

见状立即抓石倒打回去，叭叭数声，已打得岩块四散，猎犬失去威胁，一涌而上，咬得单不快哇哇痛叫。

眼看衣衫将裂尽，单不快突觉仍有功夫可用，猛地迫出真气，震退数丈。

哈哈狂笑，正待准备收拾猎犬之际，刘吉一颗石块打得他门面生疼，哪敢再笑！急往暗处再逃去。

刘吉不肯让他走脱，欺身过来，一连数掌打得他唉唉撞跌，实是狼狈。

刘吉讪笑道：“别的地方不躲，偏偏躲入大瓮之中，任你轻功高强，也注定要栽跟斗，还不快快束手就缚，免于皮肉之痛！”

单不快的确后悔躲入此洞，然而后悔无用，只好噤声，想躲他处，可是猎犬追击甚狂，他根本无处藏身。

情急中忽而想及这家伙已进入秘洞，那门口必定是李喜金、苗如玉，两人武功自差，往外突破，说不定能奏效。

想定之后，他突然喝喝厉吼：“别以为我治不了你！”

他突然反击，不管是人是犬，见影即劈，打得秘洞轰轰做声，回声不绝。

他却趁此虚张声势，暗地潜往洞口，只见得李喜金、苗如玉虽面向洞口，却漫不经心似地相互交谈。

他想，机会已临，猛地施展昆仑腾龙飞升术将功力运至极致，猝若流星撞月般猛冲而出。

李喜金、苗如玉突见人影闪出，惊惶想挡，却已不及似地

哎呀惊叫，手忙脚乱欲抓什么之际。

复闻哎呀惊叫，单不快已撞上软柔东西，李喜金、苗如玉这才喝喝扑来，将其扑倒地上。

原来李、苗两人早就张着一张黑网封住秘洞，此时天色已黑，若非仔细，根本瞧之不清。

单不快急于想逃，又哪料到两人另有绝招，在一撞落网之际，他惊惶挣扎欲逃。

岂知两人奇快扑来，为免再犯上次错误，两人全力以赴，不但扣网、揍人，甚且猛戳其穴道。

任单不快功力了得，亦难敌两人猛攻，终于瘫软下来，再次受制。

李喜金这才嘘气，呵呵笑起：“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终于解决一个啦！”

苗如玉笑道：“却不知阿吉是否被狗儿咬了裤子？”

当下往里头叫道：“出来吧，老妖头已经落网了！”

里头传来刘吉笑声：“厉害厉害！果然天纵奇才，在下甘拜下风！”

苗如玉斥笑：“少说风凉话！快出来便是……”

刘吉笑道：“来啦！”

话未说完，忽见大群猎犬冲出，立即咬着单不快不放。

李喜金急忙呼喝：“老家伙已受制，不必咬啦！”认认真真将其拉开，并扣上绳索，呵呵再笑道：“真是天纵狗材！”

刘吉已慢慢走出，笑道：“应该说是狗奴才才对！”

李喜金笑道：“随便啦！反正它们听不懂！”

猎犬此时却吠声不断，李喜金但觉不妥，冷道：“好吧，听得懂最好，现在请闭嘴，别吵别吵！”

猎犬果然通灵，立即闭嘴，只是支支吾吾，似想说什么。

刘吉笑道：“看来要给赏了！阿喜，到附近看看，能猎什么回来便猎什么，毕竟天色已晚，咱们也饿了！”

李喜金应是，舍不得猎犬，便带去，准备改猎山兽。

苗如玉叹笑道：“能抓住老妖，不虚此行啦！罪恶感也少了一分！”

她总觉放出八大恶，自己要负最大责任。

刘吉笑道：“不捉捉放放，哪有好玩之处？”

不想谈往事，瞧她汗流满身，便道：“咱们找个清凉地方洗把脸，也好过个轻松夜晚！”

苗如玉道：“可是阿喜尚未回来……”

刘吉道：“他有猎犬，自会找到咱们！”

苗如玉颌首，随即说道：“潜山山上有座潜龙湖，似乎离此不远，咱们去看看如何？几年前，我曾来过，甚是不错。”

“好啊！”

刘吉自是求之不得。苗如玉欣喜，立即起身四瞧，辨了位置，便引寻过去。刘吉则扛着单不快，跟在后头。

掠过一座山峦，终见得峰顶一处神秘林区，月光下，总现白影。

苗如玉欣喜，伸手指去，道：“那小飞瀑即是潜龙湖泄出之水，看见没有？青白色岩层者！”

刘吉没看，仍猛点头：“看见了！”

反正都要去，看不看都一样。

苗如玉再引路，终于登入林区，再攀山崖，终见一清澈见底湖水，始表示潜龙湖即在此。

刘吉顿觉此湖果然不俗。

原是此处地形怪异，岩块除了青色即为白色，且以白色居多，湖水碧绿装在白盆里头，更显晶莹剔透。

而那湖底似有裂缝、深沟，弯弯曲曲宛若一条潜龙雌伏，或而因此得名吧！

苗如玉见及美景，已心花怒放。

“看湖光山色，尽收眼底，从此处远眺，山峦叠峰，云层飘飘，你觉得美不美？”

刘吉笑道：“美，但你更美！”

苗如玉一愣，却甜在心头，稍斥道：“少贫嘴！我会老，美景却不老！”

刘吉道：“你会说话，它们都不会！”

苗如玉斥笑：“不跟你说话啦！老是说不过你，洗脸吧！脏死了！美什么？”

说完，她蹲身湖边，舀水洗脸。

刘吉亦把单不快丢至一旁，喝喝笑道：“何不跳下去洗个干净！”

他当真欲拉美女同浴。

吓得苗如玉赶忙逃开，飞红着脸，说道：“少野了！阿喜随时回来，何况还有个仇天悔，若洗到一半，看你怎么收拾？”

刘吉一愣：“也对！不能太大意！呵呵！夫人说的是，小的受教了！”

他色眯眯地欲抱美女。

苗如玉却呵呵逃开，斥笑道：“谁是你夫人，不害臊？”

刘吉邪笑道：“不是夫人，那就当人夫吧！”

苗如玉斥道：“神经病，我又不是男的，当什么人夫！”

“那就是我当喽！”

刘吉突然飞扑过来，将美女抱满怀。

苗如玉挣扎，却哪拗得过男人粗壮臂膀，终于认输，任男人拥搂，激情处，再次拥吻不断，缠绵得几乎滚入湖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。

忽闻猎犬声，方把两人惊醒。

苗如玉急忙推开男人，窘红着脸说道：“别乱来了！阿喜已回，快生火啦！否则他会问我们混了老半天在干什么？”

刘吉意犹未尽，叹道：“下次可要替他找个女人，否则老是坏事，说不过去！”

苗如玉斥笑：“是你太色，还怪起人家呢！”

刘吉瞠眼：“我色？你就不色？呵呵，我就色死你！”

他突又扑来。

苗如玉哎呀惊笑，逃得好远。

刘吉追了几步，但闻猎犬声音已近，只好作罢。

这才掠往林区，找来枯枝，引燃火堆。

然后，他才想到洗把脸，干脆脱光上衣，连身脚都皆洗净。

未久。

李喜金果然掠奔而来，他直喘不已，说道：“老天爷，想折腾人是不是？没事爬到半天高，差点被你们整死！”

刘吉笑道：“住得高些，将来更有成就，猎了什么？拿来烤啦！”

李喜金立即忘记爬山之苦，笑道：“山羊、山兔，外带雉鸡，丰富吧？山羊杀了喂猎犬，只留两条腿，狗用啦！”

刘吉甚满意，便要他料理之后，拿到火堆上烤，李喜金立即照办。

此时猎犬却不时往湖中吠吼。

刘吉觉得奇怪，难道它们想吃鱼不成？

他拉着猎犬往湖面行去。

凶犬竟然感到畏惧，节节拖退。

刘吉更是不解。

暗道湖中难道真的藏有巨龙之类怪兽？

仔细瞧来，却又瞧不出名堂。

他想或许是较大巨蛇之类爬过，留下某种味道吧？

他当然加以注意，却未必吓得想搬离，于是将猎犬拉火堆后面，绑在石柱上，藉以看着单不快便是。

他随即过来帮忙烤肉。

火势甚猛。

未久，香肉已熟，三人除了选择想吃种类，剩下的，多多少少再赏给猎犬们，谁知它们已无胃口，顶多为应付般咬了几口，仍未全部吞食，六犬全是不安地注视湖面。

苗如玉亦觉奇怪：“狗儿怎会如此反应？难道湖中有怪物？”

刘吉道：“大概是大蟒蛇之类，就足以吓死它们了！”

李喜金道：“我宁可相信是另一只妖龙，待我下去猎得便是！”

说完，当真装腔作势，想脱光衣服下水表现一番。

刘吉冷道：“少惹麻烦！只是借住一宵，蟒蛇肚子正饿，下去啊！”

李喜金闻言，舌头一伸，干笑道：“算啦！只是说说而已，可是有蟒蛇在旁，你们睡得着？”

刘吉瞄眼：“在妖龙旁边都睡了两天，有何好怕！”

李喜金频频点头：“说的也是！”哼哼示威地喊向湖面：“有本事现身一搏，藏头露尾，算什么英雄！”

耍耍威风，没反应。他只好认命回火堆拿了烤肉，走向猎犬，安慰别怕别怕，猎犬终于安静伏地，默默接受事实，李喜金顿觉甚有成就感，已以狗王自居。

苗如玉稍稍泄气：“本以为找到好地方，谁知徒增烦恼，真